

洛阳一高 邓雅文

编者语：邓雅文同学是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四期擂主，洛阳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她对文学、历史的热爱，开启了她在二里头遗址的奇妙之旅……

当研学活动尚未敲定之时，不胫而走的消息已经从每一寸缝隙里挤进了我们心里。课间谈论的话题开始被雀跃和期待占据，甚至梦里也开始盼望着这个消息的确定。终于，我们等来了一锤定音。几张安全须知和告家长书发下来，同学们手舞足蹈交头接耳。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和文物发烧友来说，这次研学的意义更加非比寻常。我们的目的地，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，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在我不可遏制地思念着博物馆的同时，日思夜想的研学，悄悄逼近了。

源

在研学之前，各科老师们都反复向我们强调，研学是另一种方式的“学”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思考。我们兴致勃勃、跃跃欲试。老师为我们精心准备了详细的资料，还提供了《史记·夏本纪》的内容。我如饥似渴地品味着字里行间透着的来自夏朝的神秘与庄严，幻想着与先人的对话。

二里头，被誉为“最早中国”。

这里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，发掘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、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痕、中国最早的“紫禁城”、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“四合院”宫室建筑群、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、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、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。

说真的，尽管对二里头早有了解，但这么长一串“中国之最”罗列在我的面前时，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。

这就是“源”，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发源，河洛汇聚、三代孕育的源。

我读的资料越多，这次研学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越重要，二里头在我心中的形象也越发神圣。我开始觉得，我不是一个学生，我是中华文化的信徒；我不是去研学，而是去朝圣。

怀着对二里头的敬畏，我踏上了研学的旅途。

寻夏二里头，探源古文明。

缘

那天早上，大家起得很早。五点钟，我还在睡梦里，就隐隐约约听见室友们在下面收拾东西的声音。宿舍一反以往清晨鸦雀无声的常态，每一张面孔都洋溢着澎湃的笑意，每一个细胞里都荡漾着汹涌的海水。

天还蒙蒙亮时，英才部的全部人马集合在升旗广场前。曲曲折折的队伍蜿蜒在红旗下面，少年们颇似“久在樊笼里”的困兽，终于回归山野林泉的怀抱。我胸前背一个双肩包，右肩斜挎着相机包，左手揽着一束开得漂亮的、还散发着香气的鲜花，端起手中相机，“咔嚓”记录下这美妙的瞬间。

前几天，老师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有幸见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，并听取报告。我与赵队长的缘分始于去年夏天。久闻大名，渴望一见，却不巧，北上参加活动的我与恰恰从北京赴洛阳二里头的赵队长擦肩而过。当时的我，并不曾预想到一年多之后，我们竟然会有谋面的机会。承蒙英才部老师们的厚爱，我将代表英才部的全体同学向赵队长送去这一束充满敬意、感激和祝福的鲜花。

大巴车颠颠簸簸，车上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我斜过头看着车窗外的景色，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阳光正好。

我与二里头的缘分，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元

二里头文化是多元的。

它呈现在遗址内容之齐全。占地面积三百万平方米的遗址仅已发掘部分就有宫殿建筑基址、平民居住址、手工业作坊遗址、

墓葬和窖穴等。可以说功能齐备，文明发展程度很高。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，不仅象征着那个时代的恢弘与威严，更为历代古代宫殿建筑开了先河。二里头遗址的宫城，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。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、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，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划、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。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、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，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，许多形制为后世沿用，号称“华夏第一王都”。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，已有数百座之多，但大部分为中小型墓，中、小型墓葬规模虽然不大，但随葬品不乏精品。

它体现在出土文物之丰富。二里头各种形制的墓葬以及形式齐全功能各异的作坊中，清理出了种类十分丰富的文物。从材料上分，有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、骨器；从功能上分，有礼器、兵器、酒器、食器等等，这些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几千年前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历史原貌，更拉近了我们与先人之间的距离。文物，是承载历史的最好载体，而一所好的博物馆，就是一所好大学。历史造就了文物，文物讲述了历史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历史赋予了文物深厚的文化积淀，使其变得越来越具有魅力。今天，我们不仅能从文物中了解到当时的那段故事，更多的是能够从中窥见古人的思想与情感。我想，这也是我热爱文物，热爱博物馆的原因。

垣

在报告结束的提问环节，我向赵队长提出了一个我在阅读许宏队长著作时产生的一个疑问：“何谓大都无城？”也许是我还年轻，总是会对新鲜的说法和并不熟悉的新观点感到兴趣颇厚，赵队长的一番话却突然让我看到了方向。他首先肯定我以及前面几位同学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水平，然后他心平气和地告诉我，目前这一说法就连许宏队长他本人也承认这还只能算是一种假说，毕竟广阔的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发掘的部分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多地发现需要继续深度发掘。

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奉献浮现在我面前。

六十年，从徐旭生先生发现这里已经过去了六十年，二里头已经发掘了六十年，所呈现出来的还仅仅只是他的百分之一。历史延续了无数个六十年，未来还有无数个六十年，前人往，后人追，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跟着考古工作者们的脚步，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。

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座城垣。而我们，如今有幸能站在前人的精神高地上向前眺望，或许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攀上这一座座城垣，建起一座座城垣，不是为了围住灿烂的文明，而是为了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。我想只有这样，才不枉我们沐浴着五千年文明的光辉成长起来。

圆

在听过报告，并深入到博物馆中实地参观后，我不仅和熟悉的乳钉纹铜爵、方格纹铜鼎、七孔玉刀等老朋友相会，更学到了受益终身的新知。这一次研学，不可谓不圆满。

离开之际，我望着矗立在空地之中的高大壮观的博物馆，来时的那份敬畏之情愈加浓烈。

从来路去找归途。我爱历史，爱文物，爱其背后浸润的文明。我想踩着来人的脚印，找到民族的精神归宿，寄托我们心中的大梦。在这座古今辉映的城市里，我愿从我辈起，书写下一个新的纪元。